

苹果文丛

寒夜里的笑声

HANYELIDE
XIAOSHENG

易清华◎著

这些作品在对自由、人性、诗意等创作母题的表达上独具匠心，高度体现了作者对文本意识的不懈追求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苹果文丛

寒夜里的笑声

HANYELIDEXIAOSHENG

易清华◎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寒夜里的笑声 / 易清华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
(苹果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560-3

I. ①寒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8825号

寒夜里的笑声

(苹果文丛)

易清华 著

责任编辑: 余 琰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76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60-3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自序

我从小就是个特别的孩子。

这并不是炫耀，因为谁都知道，我不是一个神童。

记得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，在写作业时，有些汉字的笔画我都还不能正确地掌握，比如一撇，我总是写成一横，于是在方格本上写“毛”字时我总是过不了关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请同桌为我捉刀。

我的特别，除了种种低能之外，还体现在睡姿上。当时家中只有两张床，父母一张，姊妹们一张。我的姐姐，妹妹，还有弟弟，像咸鱼一样直直地整齐地摆在一张木床上，而我却像虾米一样卷曲着身子。妈担心我长不高，在我睡熟时总是替我拉直和抚平身子，但就在她转身离去时，我又恢复了原样。直到如今，我早过不惑之年，睡姿仍然如一个虾球。曾有友人如此调侃我，说我这一辈子都不能脱离母体的羊水，即使活到一百岁，本质上仍然还是一个胎儿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永远也长不大，这也是我的特别之处。

最特别的是，我还能看到鬼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那时农村的贫寒令现在的80后和90后无法想象。一个月难吃到一块肉，没吃过苹果，没穿过皮鞋，没看过电视，除了课本和红皮本的毛主席语录，没有一本课外读物。住的是土墙和茅草的矮房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除了贫寒之外，那时我们小孩的快乐也是令现在的80后和90后无法想象的。我们经常光着脚丫在泥泞的大地上奔跑、追逐，在小水塘中嬉戏，在牛背上唱歌，在菜园里偷甘蔗和黄瓜、豆角。爬上桑树的最高的一根枝条上摘桑葚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，并把那紫艳紫艳的桑葚塞进嘴里，把两瓣小嘴唇染成紫色。

有一天黄昏，我和几个小孩在一座老房子的废墟上玩耍，我突然看到

了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，她微笑着朝我走来。我对一起玩耍的姐姐说，我看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。姐姐说她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说我看到的是鬼。小伙伴们一个个作鸟兽散，姐姐连忙大惊失色地把我拉回家。那天我发烧了，一个劲地胡言乱语，一位巫师为我喊了一晚的魂，才得以退烧。

听村里的老人们说，只有体内有火炉子的人才能看到鬼。还说，在一万个人当中，才可能有一个体内有火炉子的人。

从此，我在小伙伴们眼中成了一个特别的人，一个能看到鬼的人。搞得几个胆小的玩伴根本不敢跟我外出玩耍。

我曾经多次试图说服我的玩伴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鬼并不可怕，她长得很好看，还总是笑，不伤人，也不会害人，而我的玩伴反驳我，不管她长得如何好看，如何善良，但她毕竟是鬼。我的玩伴们开始疏远我，不管我怎么解释，他们还是害怕看到鬼。

于是有一段时间，我经常足不出户，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大床上。我曾经用手从头到脚捏遍我的整个身子，企图发现那个火炉子的所在，未果。如果我能找到体内的那个火炉子，我相信我会用刀子把它给剜出来，一扔了之，因为我并不想看到鬼。

在床上待久了，百无聊赖的我便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土墙。这所房子是我祖父手上建的，墙体斑驳，到处透着裂缝，长的线条、短的线条，弧线和圆圈相互交错，像蜘蛛网一样密集。我先是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图像，满脸慈祥，下巴上长着像玉米缨子一样的胡须，我认定那是我的爷爷，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亲人。之后，我看到了一条狗，一棵大树。几位美丽的少女。一条巨蟒。一朵乌云。一座岌岌可危的王宫。一个手执大刀的将军。几名匍匐前行的士兵。我还看到了一个在河边浣洗衣裳的妇女，一个仰望天空的小男孩……

我一边看着墙上的图案，一边开始编造我的第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美丽的王国，老百姓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但有一天，一条巨蟒乘着一朵乌云来到人间，他一口吞噬掉了几名美丽的少女，并把那个长着胡须的老国王囚禁起来，巨蟒从此统治了这个美丽的王国，到处实施暴虐，老百姓们苦不堪言。

一天，一名将军带着几名士兵逼近那条睡熟的巨蟒，企图杀死他，为

民除害，但那条巨蟒猛然醒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把将军和士兵全数吞噬。

从此以后，那条巨蟒继续统治着这个美丽的王国，老百姓们在他残暴的统治下更加的苦不堪言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个美丽的天使出现，她长得很漂亮，老墙上出现了她美丽的面孔……但是，老墙上的图案仅仅呈现出她那美丽动人的面孔，她没有手，也没有脚，我的故事戛然而止，再也无法延续下去。

那些日子，我天天盯着那面老墙，直到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，我所居住的那所老房子在风雨中飘摇，屋脊、房梁以及那面老墙在吱嘎作响，墙上开始出现新的裂缝。在我长久的注视下，那个美丽的天使长出了手和脚，脑后还盘着一个好看的发结。后来她轻轻地走近那条巨蟒，抽出发结上的一个金簪杀死了巨蟒，并救出了那个被巨蟒所囚禁的老国王……

几十年过去，就在我决定出版这部小说集的日子里，我突然想到了儿时看到鬼的情景和在那面老墙上读到的故事。顿时明白，在我的潜意识当中，我一直想成为一个特别的人，一个充满了隐秘和未知的作者，我要记述那些已经失去和被遗忘的故事，哪怕被人视之为低能。

易清华

2013年5月11日

目 录

寒夜里的笑声	1
摆脱	17
小矮人	45
尘世影	74
双目炯炯有神	113
向南逃	147
假装自己在飞	166

寒夜里的笑声

1

不一会儿，又有人推门进来，并带来一股凛冽的寒气和洞庭湖平原上无边的黑暗。来人连忙把门关上，从他那冻得发白的嘴唇上呵出一缕缕热气。

“真冷啊。”

“是啊，都结冰了。”

“千年奇寒，电视上不是说了么。”

“快过来烤火。”

这是洞庭湖平原上一栋普通的农家砖瓦小屋。两间正房，一间卧室，一间堂屋，外搭一溜围屋，围屋分成厨房、杂间、猪栏和厕所四小间。连接堂屋和围屋的过道是一方天井，天井没有屋顶，是由竹竿搭成的一架葡萄，春夏枝叶茂盛，绿荫如盖，秋冬则枯叶萧瑟，茎蔓似铁。

堂屋的中央生着一个火塘。烧的是主人家里那一捆捆剁得整整齐齐的杉树枝。有人在往火塘里添柴，手中拿着一根大约半米长，碗口粗的红皮树枝，端详片刻，不由得赞道，“新发你真是勤快得很嘞，就是这小小的烧柴，也弄得这么考究。”

“考究个什么哟，那么剁一下，烧起来方便。”主人新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今年确实特别冷，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还在牛眼塘里赤着脚翻塘泥，翻出五六斤泥鳅，一个个有大拇指粗，晚上一锅煮了，那个香啊。”

“是香得不行哩。”

“斯田儿，那天你也在吗？”

“我怎么不在啊，你、我，还有抱木、散风儿、王凡、苦人儿，还有那个谁？”

“不就是新发和三乌嘛。”

“对对，就是这些活鬼，喝了满满一鼓子白酒，有整整十斤，结果一半的人都醉倒了，散风儿和三乌还出尽了洋相。”

“出了什么洋相？”

“散风儿抱着一根枯树桩哭他死去了二十多年的娘，边哭边唱起了《洪湖赤卫队》：娘啊娘，儿死后，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，让儿的坟墓向东方。”

“三乌还要离谱些，追着王凡家的那只大白鹅，说它是什么下凡的仙女，发誓要娶它为妻。”

“王凡也是要不得的，第二天就把三乌的那个妻给杀了，也不怕三乌和你拼命。”

“他跟我拼鬼的命啊，那天他从我家路过，闻到香味，跑到我家的厨房，揭开锅子，捞了一块鹅肝就跑，我就故意在后面追，我说，三乌啊，你怎么能吃你的妻，这可是你妻的心肝啊，你们猜他怎么说，他说，王凡啊，你把我的妻都杀了，你让我吃它一块肝有什么的。”王凡接口说。

王凡说这话时并不笑，而众人的笑声立刻聚合起来，就像一枚重磅炸弹，几乎要把新发家那灰色的瓦屋顶给揭了。

人们的嘲笑并没有伤害到三乌的自尊，相反，能够成为大家笑谈的中心，他显得很得意。他不停地挥舞着那顶刚从头上摘下来的棉毛帽子，据说是县委书记下乡送温暖时送给他的，他舍不得放下，生怕弄脏了，或弄丢了。

屋子里传出哄堂的笑声，主人新发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人们只顾笑着，闹着，没有谁听到他的叹息，更没有人觉察到他紧锁的愁眉。

这是入冬后的第一个寒夜。刚刚从外面进得屋来的人说，风刮得很大，都下霜了。那种白白的像盐粉一样的东西，无声而又均匀地撒落在黑暗的洞庭湖平原。而此时此刻，那无声无息的平原，充满了无边的母性，以她那博大的胸怀，无私地容纳着呼啸的北风，寒冷的霜冻，还有那从门和窗的罅隙中渗透出去的粗粝的笑声。

2

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，一条狗突然出现了。是一条外形高大、无比壮硕、姿态矫健的黄狗，它摇头摆尾地挤到了主人新发的身边，把身子撒娇地靠在新发的双膝，一对狗眼好奇地打量着眼前忽高忽低的火光和周围笑闹的人们。

“大黄，不是要你多睡一会儿的吗，怎么就醒了？”新发微笑着说，愁眉也顿时舒展。

大黄听了这话，仰起头，用散着热气的鼻子顶着新发的手，鼻尖在他的手心里不停地摩挲着，尾巴像铁道信号员手中的小旗那样左右摇晃。大黄发出了自己的语言，“我要你抚摸。”不过，这是唯有新发才能读懂的旗语。

于是新发一边用手抚摸着大黄的脖子，一边嗔道，“你别的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撒娇。”

大黄的尾巴摇得更欢了，同样是只有新发才能读懂的旗语，“我要你陪我玩。”

新发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大黄柔软的身躯，虽然不再说话，但他眼里流露出一一种前所未有的慈祥。

这时被冷落的三乌，并没有看到新发眼里那柔软的东西，他见众人的注意力此时都集中到了大黄的身上，心中不由生出一股被冷落的醋意。

“去去去，一点也不听话，还撒娇，真是个贼狗。”

令新发担心和发愁的就是这条叫大黄的狗。

新发的妻子柳慧在五年前就到东莞打工去了，柳慧的弟弟柳刚在东莞一家工厂当主管，据说权力不小，柳刚就把姐姐弄到了那个工厂食堂做事，前年，柳刚把新发的儿子小优也接到东莞读书去了。柳刚多次表示，要新发也去那个工厂打工，让他们一家人得以团聚。但新发一直犹豫不决，借口这事那事的抽不开身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妻子和儿子都理解新发，他们知道，他不放心大黄，怕他走后，大黄被人打了吃肉。

直到上个月，柳刚出面让新发和柳慧承包下了那个工厂食堂，柳慧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新发没有办法，才答应了去东莞。

去年新发到东莞过年，把大黄寄养在了王凡家中，千叮咛万嘱托后，还放出了狠话，谁要是打了他的狗，他就要谁的命。在人们的眼中，新发算是一个狠角色了。他之所以发此狠话，是有足够理由的。十多年前，有两个外村的小偷趁着天黑潜入了他家天井，偷走了一只高压锅，他追了两里路，终于把贼给追到了。两个贼一人一把菜刀，威胁着说要他的命，但他仍然没有放过他们，不知用什么方法把他们给制伏，并扭送到了派出所。县电视台还专门采访了他，使他一下子成了四村八里的名人。

去年春节，新发在东莞没待几天就回家了，就是因为惦记着大黄。

八年前的一天，新发在八棵桃打米回来的路上，碰到了一条腿部受伤的小黄狗，新发正挑着担子，它随着他的脚追了好几十米远，新发烦了，

一脚把它踢了开去，小黄狗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哀鸣，新发看着小黄狗流泪的眼睛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把它放在糠箩里挑回了家。新发用草药治好了小黄狗的腿伤。没有多久，小黄狗就长成了一条威风八面的看家狗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那也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新发在表兄国强家喝醉了酒，一个人骑着单车回家，开始还好，后来冷风一吹，导致酒精全部在他的体内发作，完全没有了行为能力，就连人带车倒进村口深深的电排沟里，不省了人事。幸好大黄发现了，大黄一直在村口等新发回来。它见新发掉进了水沟，就开始狂吠起来。但当时四下里一片漆黑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关门闭户的人们就是听到了狗叫，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，新发的命可以说是危在旦夕。就在这时，聪明的大黄像一支离弦的箭跑到最近一户人家，也就是王凡家的门口。一边狂叫，一边用前爪用力地打门。睡熟的王凡连忙从床上起来，打开门一看见是大黄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嘴里骂着贼狗。但大黄一见王凡，就咬着他的裤管往前拖，王凡心想可能是出了什么事，便连忙拿着手电筒跟着大黄走。这才把已经没有什么知觉的新发从冰冷的深沟中救了出来。

新发和大黄感情很深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照喜欢读点老书的散风儿的说法，新发和大黄的关系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。就有人问是什么意思？散风儿就学着广播中评书的腔调，说焦就是焦赞，孟就是孟良，两人都是杨六郎手下的大将，而且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话说有一天，杨六郎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父帅杨继业兵败番邦后，撞碑殉难，其遗骸被人藏于洪羊洞中。杨六郎梦醒后，便命孟良一人去取，而焦赞不放心好友，暗地尾随而去。却说孟良到了洪羊洞中，正要取杨公遗骨，突然觉察身后有人，以为是番兵，举起手中大斧在黑暗中一顿猛砍。最后孟良才搞清楚，他砍死的人，竟然是在暗中保护自己的好友焦赞，孟良哀恸不已，将杨公遗骨托人带回后，便立马在焦赞的尸身边刎颈自尽了。

“真的是一对好兄弟啊。”听了这个悲伤的故事，众人唏嘘不已。

“焦赞和孟良是两个人，而新发和大黄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狗，没有可比性。”有人故意找茬说。

“这都听不出来，我只是打个比方，形容新发和大黄的关系是形影不离而已。”散风儿振振有词地说。

“是啊，还是散风儿有学问。”

问题是，新发明天就要离开他的家了，在今天晚上，他必须处理好大黄的事情，他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家寄养大黄，否则，他走得不会安心。

这些人都是新发玩得比较好的邻居或者朋友。他们紧紧地围着火堆而坐。有四个年纪相对大一点的坐在四把木椅上，三个年轻点的人挤坐着一长条长凳，还有几个人则分别坐着一只小矮凳。在他们的边上有一张小圆桌，桌上摆放着十二个杯子，有玻璃的，有瓷的，有塑料的，大小不同，形状不一，不过里面都盛满了白酒。除了这些临时找来的酒杯，还有一碗炒熟的花生米和一碗小干鱼。

“新发，你明天就要走了是吧。”

“是的，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“很远的路吧？”

“是啊，先坐中巴到县城，再坐长途汽车到市里，到市里后再坐火车。”

“能回家过年吗？”

有人问，边说边拆开一包香烟，在火光中，一根根分发。有人伸出长长的手臂来接烟，那投在墙壁上的影子，竟然像一条浮出海面的巨鲸。

“不回来了。”新发低声地说，他用火钳在火堆中夹起一粒火屎，凑在面前，把烟点了。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些落寞。

“也好，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和老婆儿子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哎，”新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还是新发好，就要做城里人了，我可是做梦都想到城里去生活，可，没有这个命。”

“什么城里人啊，不就是打工。”

“就是打工，也比我们死种田好，至少见了世面，像我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有什么出息啊。”

“哎——”新发欲言又止，叹出一口气。

“新发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是啊，我就担心大黄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真不知道把它怎么办？你们知道的，快过年了，土狗肉奇贵，好多人都以打狗为职业呢，他们昼伏夜出，一个个比特种兵还要厉害。”

“这倒也是，前几天我就看到村里的两个年轻人围着大黄打转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知道新发吗，这是新发家的狗，要是谁弄了他的狗，他就会要谁的命，那两个年轻人见我这么一说，就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说话的人是散风儿，他的话立马引起了人们的共鸣。

“是啊，老周家的狗前天就被人打了。”

“日怪，这土狗肉怎么就这么值钱了，据说在县城已经卖到二三十块钱一斤了，那些内脏，心啊肝啊肠子啊，就更贵。”

“据说县城里有一个著名的狗店，狗杂火锅都卖到一百多块了。”

“人们的口味变刁了，菜狗根本就没人吃了。”

“唉，”新发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说了，喝酒。”

“对对，喝酒。”

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来到四方小桌前，把酒一杯一杯端到坐着的人的手上。“来来来。”每个人都端起酒杯，把酒杯伸到了火堆的上方，十二个不同形状和质地的杯子虽然凑在了一起，但并没有彼此碰触。这时火堆里突然劈啪作响，火势向上腾起，一朵莲花形状的火苗在那些杯子的底部尽情绽放。

每个人喝过酒后，都把杯子放在了自己的脚边，然后向那腾起的火光摊开双手。

三乌喝了酒后，话顿时多了起来。

“我看啊，与其让别人杀了吃掉，还不如我们自己……”

三乌的话还没说完，新发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是开玩笑的。”三乌连忙说，他边说边挥舞着手中的帽子。

新发没有和三乌计较，但他脚下的大黄不干了，它那左右摇晃的尾巴也突然停止了摇晃，直直地掀起，就像一条突然举起的钢鞭。它朝三乌猛扑过去，把他手中的帽子一口叼在了嘴上，嗖的一声，就像箭一样，穿过虚掩的门，大黄刹那间冲出了屋外。

“我要找我的帽子，这可是县委书记送给我的。”三乌的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，一头冲下台阶。外面的黑暗就像层层奔涌不息的海浪一下子把他裹得严严实实。他猛然停住脚步，天上没有一颗星，在远处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中，突然传来“嘎”的一声，不知是什么鸟在叫，三乌在寒风中打了一个哆嗦。

这时，新发走到门口，“三乌，外面好冷，你快进屋来吧。”

“我要找到我的帽子，这是县委书记送温暖时送给我的。”

站在寒风中的三乌可怜兮兮地说。

“别担心，就像你刚才开那个玩笑一样，大黄也只是给你开玩笑，它玩一会儿就会回来的，保证不会弄丢你的帽子，快进来喝酒吧，别感冒

了。”新发对大黄说。

“嗯。”三乌大声地应道。

“嘿嘿，三乌，看你还敢不敢得罪大黄？”

大门吱的一声掩上了，有人嘿嘿地笑着说，于是，更多的人笑了起来。

4

“我这次把大家请过来，就是想把大黄托付给你们，你们都知道，我新发是轻易不求人的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你的为人我们都知道的，谁家有个什么急事、难事，你都是热心帮忙，我们在心里都记着呢，新发你放心好了，你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。”

众人纷纷附和着说。

“那你们看把大黄放在谁家好？”新发一扫以往的忧虑，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就放在我家吧，新发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大黄的，上次你把我儿子背到医院里去，你的情我都还没还呢。”那个叫散风儿的人一边喝酒，一边把胸脯擂得山响。

“就你散风儿，我看算了吧，”立马有人提出异议，“散风儿啊，你家的老鼠子都被你吃光了，新发前脚走，你后脚还不把大黄给吃了？”

“不可能的，平时新发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能做这种缺德事？”散风儿红着脸，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我看还不如放在我家，新发，你回来时如果发现大黄不在了，拿我的命抵就是了。”有人嘻嘻地笑着说。

“你这又是鬼话，大黄要是真的不在了，难道新发真会要了你的命不成？”三乌笑着反驳那人。

“三乌说得对。”

三乌的话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。

这时，三乌终于又回到了话题的中心，这应该是他所希望的，但他惦记着那顶宝贝帽子，所以一直心不在焉，左顾右盼。

“大黄怎么还不回来啊。”三乌担心道。

“说不定大黄在野外睡着了，你那棉毛帽子正好给他当被子。”

“那可怎么办啊？”三乌越发担心起来。

“不就一顶帽子，那么紧张干吗？”

“但这不是一顶普通意义上的帽子啊，是县委书记送给我的，他要是知道我弄丢了，多不好啊。”

“哈哈，三乌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，是县委书记掏腰包给你买的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

人们再一次哄堂大笑起来。

“你们可别笑，我倒是真的有些担心大黄，它跑出这那么久了，要是碰到打狗的人就麻烦了。”

“听，外面好像有动静，不是大黄回来了吧。”

“不是，是风声。”

“别担心，大黄那么机灵，它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是啊，别说了，喝酒。”

“好的，喝酒喝酒。”

不同质地和形状的杯子在火堆的上空碰响，一朵腾起的火光再一次像莲花一样绽放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人们都纷纷争着要把大黄放在自己的家中，但从他们不正经的笑声中，新发越发的不安心了。

“我看还是放在王凡家吧。”闹了一阵，最后有人提议道。

“嗯，这还差不多。”人们纷纷首肯。

新发也不停地点头，把一道充满了希望的目光热热地投向王凡。

王凡看上去是那么精壮、文雅，他穿着一套挺括整洁的米灰色西服和高领的红色羊毛衫，外面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。此时，他手拿火钳在火塘里夹起一枚火屎，把嘴上的烟点着了，悠悠地吐出一些烟圈，那些烟圈就在他的头顶上环绕起来。

“可是可以，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大黄的安全啊，要是大黄跑出去被那些别动队员给打掉了，我也……”王凡说出了自己的忧虑。

“哎，”新发点点头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就在此时，人们突然听到门外有了响动。

“是不是大黄回来了？”左顾右盼的三乌急迫地问。

新发笑道：“是的。”

有人连忙把门打开，门刚开了一条缝，便有一个黄色的身影闪电一样纵了进来。它虽然带进来了一股凛冽的寒气，但它的身子并没有被冻僵，反而像一个跳跃的火球，全身充满了无穷的活力。

大黄的嘴里仍然叼着三乌的那顶棉毛帽子。三乌彻底放下心来，开心

地指着大黄说，“你真是个调皮的家伙，这下玩够了，应该还我了吧。”三乌边说边伸出手去取他的宝贝帽子。不料大黄把头一低，竟从他的胯下钻了过去，嗖地一下依偎在了主人新发的脚边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帽子放在了新发的手中。

“大黄，你这是搞什么飞机啊。”有人故意学着电视剧中广东人说话的腔调。

就在这时，人们突然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唧叫声，很显然，这声音是从那顶帽子里发出来的。新发连忙在亮光中敞开帽子，很快，人们在帽子的底部发现了一只气息奄奄的小麻雀。

“天啊。”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停住笑闹，从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啧啧声。

这是一只刚刚成年的小麻雀，喙上的黄色都还没有褪尽，形体看上去比半个拳头还要小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不停地战栗着。所有的人都呆住了，不再笑闹。很显然，这是一只饥寒交迫、气息奄奄的小麻雀。新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火堆边发热的地板上，不一会儿，它的身上就冒出了缕缕热气。

没有多久，小麻雀的身上就烤干了，变得精神起来，腾地一下飞了出去。这时，送走了小麻雀的大黄又乖乖地跪伏在了新发的脚边。

“来来来，我们喝酒。”于是人们都举起杯子。喝着酒，漫无边际地说着闲话，气氛一下子又热烈起来。

“这条狗长得真是肥啊。”

在乱七八糟的说话声中，不知谁又嘀咕了一声。

新发听到这话，心都寒透了，他终于明白，他今晚的宴会算是白摆了，把大黄托付给谁他都放心不下。

新发独自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不再理睬那些令他绝望的人们，一个人仰脖干了，这时，一个新的想法就在他心中那么决绝地产生了。

5

一晃就到了午夜。一鼓酒喝完了，花生米和小干鱼也被消灭殆尽。

“明天好走啊，估计你会很早，我就不送了。”

“送什么啊，不用。”

“有时间就打电话回来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新发站起来送客，人们陆陆续续走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三乌。门关

上，新发往火堆添了两根杉枝，大黄微闭双眼，乖乖地蜷伏在新发的脚下。尽管大黄如此，三乌仍然心存警惕，生怕它再次叼走了帽子，干脆揣进怀中，这才彻底放下心来。

三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黄皮消瘦，好吃懒做，曾有过婚史，不过结婚不到一年，老婆就跟一个弹棉花的浙江人跑了，从此再没有别的女人跟着他。老父母不堪忍受三乌那副好吃懒做的德性，早就和他分了家。他便在以前生产队留下没拆的一间机房小屋里住着。小屋经不住风雨的洗刷，前后两面墙都要垮了，就分别用树干撑着。

在别人看来，三乌过的是水深火热的日子，但他自己倒无所谓，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。他其实人并不坏，不偷不摸，不拿不占，性格也不讨厌，整天笑咪咪的，谁取笑他或者是责骂他，他都不会往心里去，不仅不往心里去，还越发得意，觉得是人们看得起他。

三乌还生就了一副热心肠，谁家有什么事，需要帮忙的人，他总是随喊随到，跑前跑后，不遗余力。除了混口饭吃，讨口酒喝，从不计任何报酬。他想得通，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

三乌一直和新发的关系不错，而且还沾着亲带着故，三乌比新发小不了几岁，但按辈分的话，三乌要喊新发叔。

新发这一去，不知猴年马月回来，房子也就空着。新发知道，没人住的房子，很快就会败落。于是就起了意，决定让三乌住着他的房子，这样既方便了三乌，又替自己守了屋，是两全其美的事情。于是，他把钥匙递给三乌。

“叔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的房子搞坏的。”

“我当然放心，否则我不会把钥匙给你的。”

“这下好了，做梦时不会再担心屋要垮了。”

三乌开心地笑着，伸手接过钥匙，新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我会帮你照顾好大黄的，尽管我还有点怕它。”

“大黄不要你照顾，你照顾不了。”

“也是，如今那么多打狗的，那些打狗的人都不怕我，他们只怕你，你这一走，大黄恐怕就凶多吉少。”

“是啊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”

新发忧心忡忡地说，他低下头，用手中的火钳在火堆里捅了两下，一股明火便腾地一下跃了出来。大黄睁开半闭的眼睛，看着那腾起的火光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原先耷拉着的耳朵像逢了雨露的蔫树叶，霎时张了开来。